



酸杏记忆

□潘昌操

神钓

□向军

每晚饭点前，锋哥的身影会准时出现在涪陵南门三岔路口。他迎着夕阳，肩扛土把式金竹钓鱼竿，手提两条活鱼招摇过市。从街边到小区那段路，见熟识的面孔越来越多，锋哥有意放慢脚步，用他穿的老年运动鞋，把地面踩得更响。

进入小区后，锋哥本可以从一条直道直接上楼回家，但他故意绕着一圈要远一倍距离的弯道走，向下象棋、打扑克的人堆里凑，朝熟识的人点头微笑，与老少爷们打打招呼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吸引大家的注意。诚然，这样做效果的确很明显，不但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眼神，还偶尔收获一些溢美之词。日子一久，锋哥每天钓鱼准时凯旋，便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街坊私下议论：锋哥一辈子不但仕途坦荡，退休后连钓鱼都每天收获满满，这样高明的钓技，这样美满的人生，不让人羡慕都不行……让锋哥心里仿佛喝了蜂蜜，但他佯装充耳不闻，腾出右手正正衣扣，捋捋地中海式的头发，挺直胸膛，把头抬得更高，脚下生风，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。

其实，这道完美风景的背后，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隐情——

生哥与锋哥，同是老庚，亦是友邻。两人退休后不约而同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，住进南门山附近的老旧小区，弥补几十年来因异地工作而疏于对父母的陪伴。

锋哥在位时前呼后拥，退休后仍端起架子。哪知场景转换，街坊不吃这一套，纷纷避而远之，他深感不适，仿佛遭遇灰暗人生。生哥则不一样，为人随和，天天呼朋唤友，推杯换盏，街坊谓之“赛神仙”，让人甚是羡慕。

同是发小，同是退休老头，同住一个小区，何况自己级别还要高些，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待遇？这让锋哥很伤自尊。他思来想去，决定扳回一局。一次偶然机会，锋哥根据儿时记忆，从城郊寻得两根金竹，买来渔线渔钩，自制钓竿，每天临近中午起床，饭后出门，蹲守江边，垂钓度日。这样的方式，一来可回避老伴的唠叨，二来可躲避街坊的冷嘲热讽，以寻求六根清净。

然而，锋哥上学时是书呆子，工作后是官迷，对于垂钓，他根本不具备相关常识，从中午守到傍晚，总是两手空空。但回家的路径，恰恰又是街坊邻居聚集的地方，在众目睽睽下，他十分害怕众人笑他屡当“空军”。于是心生一计，每天垂钓回家时，便绕到农贸市场，花钱买上两条活鱼提在手里，从人群聚集的地方大摇大摆回家。随着次数的增多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他逐渐找回了一些自信。

直到有一天，生哥老父突然提出想吃他拿手的酸菜鱼，他赶紧到农贸市场买鱼，遇到摊贩称锋哥是老顾客，每天都要买两条回家喂猫…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锋哥甚是尴尬，想给生哥解释，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。生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两人心知肚明，但生哥一直守口如瓶，从不揭穿。

前不久在一场葬礼上，生哥与几个外地朋友小范围讨论退休生活话题时，无意中讲到这个真实但是化名的故事，大家惊呼：此乃神钓。

(作者系重庆新闻传媒作协副秘书长)



那杏树不高，却是院子里唯二的一棵果树。最先栽的一棵是橙子树，橙子树是福大爷栽的，杏树也是。橙子树粗壮又高，树冠离地十来米。每到秋季，橙子熟了如灯笼挂在天上，孩子们瞪大眼睛望着，就像望着那颗颗黄中带白的月亮。竹竿够不着，就用弹弓弹，孩子的力量小，弹下的多是一片一片树叶。偶尔一颗果子被爬树技术好胆又大的孩子摘下，或熟透了果子自然落地，成为孩子们分享的对象，吃剩的果瓤和果皮会被集中在一堆当钱纸，以竹枝代香，说是给福大爷烧福纸。调皮的孩子们在福纸前跪拜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福大爷保佑，我们吃了你的橙子，给你烧纸来了。”

其实，那时福大爷并未离世，五十多岁，络腮胡，中等身材，农村主劳力，身体还十分硬朗。孩子们之所以讨厌他，就是偷吃了他的果子后，他会拿着扁担什么的遍地追，边追边骂，没有看见现场时也骂，跳起双脚骂，那样子就像人间的活阎王。

我们最喜欢那棵杏子树，杏子树相对低矮，不用爬，若真的爬上去，那些细枝丫也无法承重，不像橙子树的枝丫如大人的小腿那样粗大。杏花开的时候白中带点红，花开后期，一片纯白，花瓣落一地时，青果就露出了头，从此就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，盼望着果子快快长大。

杏果也真来得早，初夏麦收时，杏树心形密叶间藏着星星点点的果子，如碧天里缀满星星。杏子成熟时，多数时候是半生不熟时，青里透着黄，黄里透着红，那可是孩子们争食的果子。

趁福大爷外出时，趁福大爷的狗不在窝里时，孩子们用准备好的竹竿去密叶间取，或用弹弓射下，满地的叶子，满地的杏，孩子们你一个我一个被拾得精光。然后是快速收起作案工具，逃离现场，躲在一个屋檐下分食“劳动成果”，耳边响起福大爷一声又一声的咒骂。

那些杏是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在那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，那可是孩子们的美味。杏果吃完了，杏核也是宝，孩子们把杏核集中起来，七颗为一组，用来拈子。那是收获，收获的是游戏的晋级，收获的是年轮的刻度，收获的是童年的快乐。

当福大爷担着水桶从石坝上路过，看见孩子们在拈他的杏核子时，气得放下水桶大声咒骂，孩子们吓得鸟兽散。福大爷骂完了，气也消了，剩下一堆杏核子躺在石坝上。

如今那群孩子早已长大成人，各奔东西。我就是那群孩子中最老实最本分的一个，每次作案我要么是远远望哨，要么就是简单地跟随，但每次都会分得一两颗果子。

又到酸杏成熟季节，一颗颗金黄的杏被陈放在超市的果架上，我牵着女儿的小手专门给她购了二三斤，带回家洗净，剥开薄薄的皮，里面是鲜汁欲滴的果肉。女儿吃了半个就不吃了，说好酸。我吃下剩下的半个，哪有什么酸？甜甜的，入口即化，这才是成熟的酸杏，但再没有童年的味道。

我集中了许多杏核子，把它们晒干，然后放进书房的抽屉里。不为什么，只想保存住那份记忆，童年的记忆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烟火深处有暖光

□莫卡妮

用6个小时去了解一座城市，该从何处下手？



荣昌卤鹅

是它的经济与发展、历史与文化，还是风土与人情？面对今年“五一”火爆出圈的荣昌，有人说“它完美呈现‘流量+文旅+产业’的闭环营销模式，悄然书写着从网红县城到文旅标杆的跃迁样本”。我一向不爱凑热闹，刻意避开泼天流量的“五一”，在5月末尾，才特地去感受它激情退去后最真实的模样。

“五一”节以来，一个不到70万人口的荣昌，挣了20亿元。荣昌的出圈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，这是人们在“荣昌模式”过后的各执己见。的确，没想到一直摇旗呐喊“网红经济”“无中生有”式的文旅被“一只鹅”破局了。

荣昌城市营销的出圈，靠天时、靠地利，最重要的还是靠人和。荣昌的流量不是商业化的必然结果，是人情味的绝对力量，是一种久违的理想主义情怀，是一种打破形式主义的踏实足迹，回归了老百姓内心向往的最淳朴的真诚。表面看，这是政府别具一格的城市运营策略，加上老百姓天衣无缝的配合与落地，演绎了一出完美的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的治理实践。人们说，荣昌老百姓的财商觉醒了，接住了这泼天富贵。但我更认同的觉醒，不是财商，是这方人民的真诚底色。恰恰是骨子里的热情好客守住了城市的口碑，这使得由最小单元格构成的城市人情味，在众多旅游城市中显得格外耀眼。

其实去荣昌的游客，至少有一部分人，是致敬心中一直安居着理想主义的浪漫之花，构筑心中集经济繁荣、秩序

安宁、人情温暖于一域的理想社会形态。比如我自己，去荣昌，就是去享受那种脱离人情冷漠的热忱与慈爱，去体验公众与个体之间的宽松、和谐，去感受那种在小城漫步和品茶的悠然自得，去融入那种吃卤鹅、尝小吃的烟火气息。这次在荣昌，面对泼天流量，所有机关干部、市民都脸挂微笑，淡定从容地给予温馨、甜蜜的爱。这份真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彩的荣光闪耀，是一种社会结构体系的人性回归。

谁也没想到，“诚意满满+治理实践”真能碰撞出这漫天火光，原来理想主义的花也会盛开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。

虽然这一波流量，几乎让很多荣昌人都有点猝不及防。面对那么多突然之间扑面而来的商机，他们从游客的友好、尊敬、和蔼、友善的到访中感受到人性里最朴实、最本质情愫的力量。于是，在回报来客时，他们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生意人。他们没有为了挣钱的市侩，相互拉生意的喧嚣，哪怕几块钱的一杯果汁，也会为你考虑周到多配一根吸管；吃一碗冰粉，会帮你搅拌一下再递到手上；买一份卤鹅，会认真介绍每一个部位，会告诉你卤脖子要一缕一缕撕着吃才最香……这些才是荣昌人最日常最真实的待客之道。

今天之前，我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；今天之行，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知半解。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荣昌，却有故知的亲切感，让我融入得自然。荣昌依靠真诚的底色，莫名地温暖了我。谢谢荣昌，谢谢荣昌人民，让我心中残存的理想主义有了一刻安顿之处。虽然短暂，有过就不惘然。

荣昌很远，远到我跨越了36年时光的距离才第一次相逢；荣昌很近，近到只需要6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牵手。这6个小时里，我与这座城市没有距离。

(作者单位：中共内江市委党校)

能懂的诗

荔枝节(外二首)

□梁云山

- 1 今日我卖醉枝头
可怜的，一颦一笑
- 2 微雨打湿红妆
小满时节，早风寒
- 3 千畦万壑中
你是否看见了，我低垂的盼望
- 4 那晶莹欲滴的，是我的心
你可听到了声响
- 5 小河一直连着海门
昨夜我梦回，帆影千重
- 6 当今的岭南尽是大道
千年之缘，已不再遥远

蕃薯花

最心疼那苍白的两瓣，像妹妹的脸庞
最关心那花底的紫红，像母亲的手臂
最揪心那弥漫的无助，像父亲的眼神

孤独地，开在荒地上
开在饥饿的雷州半岛
开在记忆中的冬日之野

北部湾的海风夹着北风吹来
一朵颤抖的蕃薯花
抖下了，四十多年后的，一夜热泪

思念北上

冷空气南下，思念北上
相遇于秦岭山脉，斗得猛烈

败却的思念化成小雨
潜回城市的夜

夜因而变得漫长
街灯安抚着三角梅的颤栗

白日子里，阳光躲躲闪闪
新长出的思念很孱弱

一样孱弱的，还有北方天空下
一条围巾上开着的，几朵雪花
(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)

天问作答(外一首)

□黄裕涛

穿过岁月，挑开暗影
这一刻，古宅是一本长卷
石尊与时光对坐
寂寞的雨，拉开无边的帘
古宅表情凝重
记忆坚硬如铁
上古的裂缝透出阵阵凉意
我听见，屈子的一声叹息
化作怀王的滔滔眼泪
时代之问悬挂已久
天问早已作答

糯香阵阵

背篓、晨露、糯米、箬箕纷纷苏醒
泥土垒砌的灶台在沸腾
母亲的青丝在煤油灯下，弯曲成
最美的半月弧度
重重包裹艾草的影子
当月光从屋檐一点点滑落
当晨曦驱散一层层蛙鸣
当一阵阵香气吹开紧攥母亲衣角的小手
那些被时光煮熟的节气
在舌尖开出了最灿烂的花朵
洒透了我儿时的美梦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